



2022 年波特蘭市議會候選人辯論

KGW新聞YouTube鏈接: <https://youtu.be/JsGnGTpSI3w>

雷內: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城市俱樂部今天接待我們。我的名字是 雷內·岡薩雷斯 (Rene e Gonzalez)。我來這裡是為了討論恢復波特蘭城市的承諾。我是母親家那邊的第五代波特蘭人。我也是墨西哥移民工人的兒子。我從這兩個視角來看待這座城市, 這是一個需要恢復、需要保護的地方, 但也需要歡迎那些來這建設、來這裡養兒育女的人們。

最後, 也同樣重要的是, 我有三個在波特蘭出生的孩子, 我是一個驕傲的父親。我思考過與這三個孩子有關的所有挑戰。是什麼是讓這座城市成為他們想要回家來的理由, 成為一個我想要他們居住的地方。我非常的專注由於犯罪失控和對各種亂象束手無策而造成的城市危機和可居住的問題。

我期待著深入研究每一個 (譯者註: 問題和挑戰) 的具體解決方案。在高層面上, 我們需要在波特蘭市建立一支更強大的警察隊伍, 一支富有責任感同時也是一個有效的資源。在我們的刑事司法系統中, 在對待無家可歸者的問題上, 應該注重讓無家可歸者回歸正常生活並把他們看作是受害者。我們需要立即加快庇護所的建設, 並充分解決因吸毒成癮和我

們無力解決精神疾病而帶來的人道主義危機。

喬安妮：非常感謝您。我的名字是喬安妮·哈迪斯提（Jo Ann Hardesty）。感謝城市俱樂部今天讓我有機會直接與選民討論我為什麼要競選第二個任期。我決定競選第二個任期，以確保我們繼續在這個社區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取得進展。顯然，疫情期間無家可歸者的人數激增確實讓我們的街道感到不安全。我們社區的槍支暴力事件大量增加。但我是一個戰略家，實際上我在使用我擁有的資源來解決這些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成功地減少了斯科特山（Mount Scott）社區的槍支暴力。

我知道，要想讓我們所有的人都感到安全，那就需要讓每個人到晚上都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住下。這是我一直在大聲呼籲的。但隨著我們繼續經歷租金的大幅上漲，人們到處被（譯者註：房東）驅逐，無家可歸人口激增，我們需要腳踏實地去尋找答案。我期待著與下一任州長、下一任縣主席和負責住房專員合作，以確保我們擁有各類住房。我說的是從自我管理的那種（譯者註：專門給無家可歸的人建造的）營地，一直到人們住得起的永久住房。我很期待我們將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內討論的問題。



KGW主持人：好的。謝謝喬安妮。我想首先請我們在這裡把懷疑暫時擱置一邊。假設存在時光旅行，一群來自2018年的不同年齡、種族、性別、社會經濟背景的波特蘭人，於2022年的今天抵達這座城市。他們看到了創紀錄的兇殺案，創紀錄的車輛盜竊案，在街道上被波特蘭警方查獲的芬太尼藥丸和毒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說到執法，警察局表示他們無法回應每一個電話，因為他們人手不足，必須考慮優先次序。所以，拋開疫情不談，你會如何向那些人解釋，當**談到公共安全和犯罪時，我們是如何走到這步的，誰或者是什麼應負起這個責任？**

喬安妮：我們是怎麼走到這步的？是由於我們認識到，過去人們認為擁有的社會安全網系統（safety net systems）其實並不存在的。這個問題被暴露出來了。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你是對的，所有雇主實際上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即能否僱傭和擁有足夠的員工。我在消防部門，在交通部門的維修人員中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我會說人們注意到這個城市變了，城市讓人感覺不安全，當你尋求幫助的時候，你應該期望你能夠得到幫助才是。

主持人：那這個問題的第二部分，誰或者是什麼應負起這個責任。

喬安妮：好吧，我會說很多方面都有責任。州政府未能提供足夠的精神衛生保健是第一大問題。第二，我們通過了一項將毒品合法化（譯者註：應該是非罪化）的投票。但相應的恢復治療資源卻沒有到位。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人們在街上因成癮和其他問題而在受苦。如果我們有這個組合的話（譯者註：毒品合法化和相應的治療資源到位），那情況實際上會好得多。所以，我會說該負責的部門很多，包括所有的政府部門，缺乏對服務於這個社區真正勞動人民的投入和其他東西。

主持人：好的。雷內，談到公共安全和犯罪時，同樣的問題。我們是怎麼到這一步的，誰或者是什麼應負起這個責任。

雷內：好吧，我們花了太多時間講大道理和相互迎合，而沒有足夠的時間談保護。我們在疫情期間衝突最嚴重時裁減了警察。這是一個歷史性錯誤的決定。我們創造了一個不良環境，使得吸引和留住高素質的公共安全人員變得如此困難。部分原因在於市府的言論以及刑事司法系統，它們都太在意空洞的目標，而不是受害者和真正的正義。因此，機會主義政治家和對保護我們公民的意識形態承諾，兩者的結合給刑事司法系統、我們現在所經歷的、和犯罪等方面，帶來瞭如此糟糕的局面。

面對無家可歸者和露宿街頭的人所各自面臨的挑戰，我們一直無法應對，尤其是那些盲目接受試驗（譯者註：指110法案）的人群中毒品成癮和精神疾病的挑戰。110法案是迄今為止全州範圍內的一項巨大實驗。這是一場災難。不幸的是，選民們自食惡果。我們集體對此法案投了贊成票。我們沒有在事前做好準備問足問題。當我們通過這個法案的時候，本來應該到位的為上癮人員提供的康復服務許諾卻未能兌現，已經做的也是差強人意。

喬安妮：我想使用我的30秒時間。我只是想消除我在波特蘭市議會任職期間一名警官失去工作的傳說。當我們從沒有效率的項目中削減一萬五千美元時，有40名警官可以由局長安排他們做任何事情，沒有一名警官因此失去工作。目前波特蘭警察局的預算中有100個空缺。我想再重複一遍，沒有人失去工作。我們沒有裁減警察，我們削減的是無效率的項目。

雷內：我也想用我的30秒時間。我們不僅裁減了1500萬美元經費，取消了負責槍支和幫派暴力問題的相關職位，而且還創造了一個對警察不友善的環境。來自市中心（譯者註：指的是市政府）的言論讓警察感覺到不受歡迎。所有的這一切，不僅僅是預算削減，導致波特蘭市警察人員編制處於歷史低位。我們已經把他們（譯者註：指警察）趕走了。我們已將他們驅趕到更歡迎警察的毗鄰司法管轄區。我們可以平衡好問責制和公共安全，我們只是在過去四年裡沒有這樣做。



主持人：說到治安，那我們就先說**治安問題**，然後待會兒我們還要回到槍支暴力問題上。

讓我們從岡薩雷斯先生開始，雷內，你得到了波特蘭警察協會的支持。目前由市議會任命的20人小組正在開展工作，要求警察問責委員會為新的警察監督委員會提供一個框架。儘管這是早在2020年波特蘭選民就批准的事情，這個新的警察監督框架的構建可能還需要數年時間。**你認為波特蘭警察局需要新的監督和改革嗎？如果需要，你會優先考慮哪些措施？**

雷內：是的，公眾監督，公眾和警察問責制是自由民主的基石。在城市環境中，特別是在高密度人口的環境中，警察的信用可被公眾監督是絕對必要的事。警察必須始終對公民監督負責並做出反應。我們在波特蘭市不斷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這項工作會繼續下去。在建立起一個理想的警察監督結構或社區監督結構之前，這項工作就不會停下來。你知道2020年通過的這個提案是一個非常大的承諾，看起來需要數年才能真正貫徹執行。從我們現在看到的在執行中遇到的挑戰來看，當年放在選票上的決定過於匆忙了些。

對2020年通過的警察監督框架我沒有特別確定的感覺。它的出現和通過只是對當時既定環境的回應，那個時候社會上對警察問責制的關注極為強烈。但我想特別說清楚，警察監督問責這項工作是我們永遠關注的事情，因為作為一個自由的社會，我們一直要努力平衡公共安全和警察問責制。希望我們在不久的將來能全面實施2020年通過的所有內容。

主持人：可以簡單說一下，有什麼具體的地方在改革和問責問題上面需要改變的嗎？

雷內：你知道我認為文化認知能力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任何城市警察局都會面臨的一個挑戰。警察通常來自郊區，卻要在城市內執行任務。警察在和本地人群交往中，當社區的某一部分人表達的內容不一定是他們能理解的，因為他們的生活經歷，種族，宗教，甚至經濟社會地位的不同。所以我認為文化認知能力必須成為警察與社區互動和對話的一個核心內容。

主持人：喬安妮，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一個關於警務和警務改革的不同問題。

你曾在2020年告訴《瑪麗克萊爾》雜誌，波特蘭警察通過撒謊甚至蓄意縱火，來證明攻擊社區成員的正當性。他們（譯者註：指警察）激怒了原本和平抗議的人群而導致暴力事件發生。你後來為此道歉。當時的波特蘭警察協會主席指出來，你（譯者註：“你”用的是強調語氣）是這個問題的一部分。現在，今年市長解雇了一名洩露虛假信息的警察，（譯者註：該警察曾經）指控你肇事逃逸。你還為此起訴了警察局。現在城市俱樂部成員 Vicki Chrissy 和 Kevin 都以不同的方式談到了這一點。但我問你喬安娜的問題是，**你會怎麼描述您與波特蘭警方關係的現狀？你相信你還能成為一個幫助警察改革的有效領導者嗎？**

喬安妮：非常感謝你提出這個問題。是的，我相信我是一個幫助警察改革的非常有效領導者。我定期與拉維爾警察局長會面，並定期與弗羅姆副局長會面。我還定期與所有第一響應救援機構會面，在我們一起推出波特蘭街道計劃。我會說，被警方單獨盯上，被做虛假指控實在太可怕了。作為市府負責交通的專員實際上會讓我不適合我的工作。因此有三個警察和兩個911的工作人員受到了紀律處分，由於（他們造成不實）信息廣泛瘋狂的傳播。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得不起訴波特蘭警察協會，追究他們的責任，讓他們的領導者為陷害我，進行虛假迫害的錯誤而負責。

主持人：我們要多談談犯罪、公共安全和槍支暴力。咱們討論一下**艾略特社區的道森公園**

(Dawson Park)。這裡是該市黑人社區所珍視的地方。一些社區領袖現在說他們覺得他們被遺棄了。在那裡生活了四十年的資深社區領袖告訴威拉米特週報 (Willamette Week)，道森公園“最集中代表了黑人社區在這座城市是如何被忽視的”。道森公園也出現在波特蘭人最有可能被槍擊受傷的地圖上。另一位鄰居說“這很可怕，你可能會在這裡失去生命，但這座城市會說，是的，但情況也就是這樣”。所以對於像道森公園這樣的地方，它絕不是波特蘭唯一暴力如此嚴重的地方。你會**採取哪些具體措施來解決槍支暴力問題**？

喬安妮：我可以先說，但我會說，因為我負責的一些市政府讓我有機會與社區進行真正的溝通，了解他們認為有什麼可以幫助到社區的。當然我沒有無限的資源，而且我不可能N按照人們的想法改變每條街道的狀況。我已經做的，實際上是與社區成員一起努力，包括東北部核心區和道森公園周圍的社區成員，一起發現和確定問題在哪裡。道森公園主要問題是公開的毒品市場，警察出於某種原因不會去實際逮捕販賣毒品的人。當記者在報案一個小時後來到現場，看到毒品交易一遍又一遍地仍然在進行。如果這是大問題，那我們應該讓警察去那裡，並實際逮捕那些販毒的人，讓道森公園變成一個安全的地方，這是應該做的。

主持人：這是如何運作的？請具體解釋一下。當警察說我們真的資源有限、我們不得不應付暴力，兇殺和槍擊事件，你如何讓警察把這兩種情況都管好？

喬安妮：再說一次，如果我們說這是槍擊案件頻發的一個高犯罪率地區，我認為它應該是警察局重點監視的地方。當您可以在白天站在街角，以平民的身份觀看毒品交易時，為什麼警察不會停下來並實際逮捕這些販毒的人？販賣毒品在俄勒岡州仍然是非法的。

主持人：雷內，同樣的問題。您將採取哪些具體行動來**解決槍支暴力問題**？

雷內：首先，我們必須在波特蘭市警察局配備足夠的人員，而且你知道，就警察與人口的比例而言，我們正處於歷史低點，在全國範圍內我們幾乎是最低的。所以首先，你必須有足夠的高效警察力量來解決一個城市的犯罪問題；其次，你知道我們的毒品氾濫無疑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特別是似乎來自毒品交易的幫派暴力。我們需要對此採取強硬的態度。我們需要在每一個需要的層面上下決心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沒有取消110 法案

的情況下，那些從我們的公民謀利的，特別是從那些正在與毒品或芬太尼成癮作鬥爭的人謀利的，需要在法律允許範圍內給予最大的懲罰。110 法案的一些內容讓銷售毒品變得隱含可以接受，而人們也可以不用對在使用硬毒品時的行為負責。我們需要切切實實地重新思考（譯者註：指110法案），因為有些人正在毀掉我們社區最脆弱的人，並且現在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波特蘭市的槍支暴力的發生。因此，我們需要中斷這類貿易的每一個環節，而這需要各級檢察部門和刑事司法系統共同承擔責任。

主持人：好的，我很高興你提到了這一點，我們稍後會討論110 法案，但我想談談這種趨勢，即我所說的**波特蘭普遍存在的沒有法紀的感覺**。在波特蘭，一名名叫阿什利·麥吉爾的26 歲男子在公共汽車站等候時可以被街頭飆車手殺死；而在波特蘭，一名叫卡梅倫·泰勒的20 歲男子可以在Marine大街圍觀所謂的“街頭接管”（譯者註：飆車族佔據整段路面）時被槍殺。現在非法街頭飆車只是一個例子，破記錄的車輛盜竊案是另一個例子。一個名為“PDX被盜汽車”的民眾發起臉書小組，帶頭追回這些汽車。所以有一種感覺，波特蘭警方不能或不會對其中一些罪行作出回應。我剛才提到了，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聽到，他們必須優先使用他們的資源，例如應付破記錄的兇殺案。因此，城市俱樂部成員斯蒂芬稱這種環境“往輕了說是一片混亂，往重了說就是無法無天”。所以我的問題是，**你有什麼計劃來解決許多波特蘭人正在經歷的普遍沒有法紀的問題？**正如我們剛剛看到的那樣，這也會產生致命的後果。

雷內：首先，我們會為警察局提供足夠的資金；其次，我們正在尋找在波特蘭重建市法院（municipal court）的試點項目，我們上一次是在50 年前設立的。根據州法律，只能起訴輕罪，但卻可以破壞存在在某些人群中的循環犯罪和那些屢犯，重點放在汽車盜竊和催化轉化器盜竊這類的犯罪行為，它們給所有波特蘭人生活帶來極其不便，尤其是那些依賴單一車輛上班的人，對工薪階層集中的社區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所以首先，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警力；其次，我們需要真正投資於刑事司法系統。如果縣不這樣做，那麼市必須介入，我們認為市法院可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

主持人：喬安妮，你有什麼打算？

喬安妮：我的計劃是繼續做成像我們初顯成效“斯科特山”一樣的項目（譯者註：通過設立錐形橘紅色交通桶阻止非本地社區的人進入）。社區中存在讓人感覺混亂的暴力，我每天都能感覺到，無論是我走路還是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一直在想，我應該報警嗎？當你清楚地、清楚地、清楚地看到人們的精神遭受著折磨，我該怎麼辦？我會告訴你，我將繼續實實在在地投資於社區安全系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創建了一個社區安全部門。因為我們所知道的是警察是社區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警察並不是唯一的部分。消防員起著重要作用。他們走進社區做了很多關於減少火災的教育。他們定期與我們的無家可歸的社區成員合作，幫助他們安全地露營，而不必擔心火災。我會說，當初我創立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Portland Street Response），正是對警力缺乏的絕對直接地回應。因為我所知道的是，當你派心理健康專家接聽心理健康電話時，你會得到更好的結果。我們看到了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已經廣泛擴展到了整個城市。我也會說我們上次投票通過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是歷史上最高的地方預算。我會告訴你，我們需要繼續資助各個地方，但不僅僅是對警察投資。



主持人：我很高興你提到了**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因為這是我要問你的下一個問題。所以它已經擴展到全市，目標是在今年晚些的某個時候提供每天24小時，一周7天的服務。你繼續倡導這個計劃。今年早些時候，這個項目的經理告訴KGW，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接到的電話大大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通常，他們可能平均在大約13分鐘內到達某個求助地點，但處於危機中的個人已經不在那裡了。所以喬安妮，我要問你的問題是，**這個項目需要擴展多大才能產生重大影響？擴大規模需要多長時間？您將如何衡量它的成功？**

喬安妮：是的，好消息是波特蘭州立大學教授在一開始就對**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的影響（做了研究），並繼續評估它的效果。羅賓（譯者註：項目的經理）是完全正確的。如您所知，7月1日，波特蘭市被授權在全市範圍內擴展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但這不是意味著我們在7月1日就擁有所有的人員，所有的設備，以及使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運作所需的一切。因此，（我們）現在實際上正在建設基礎設施的過程中，並且正在實現它。我們已經很接近了。我一直在告訴人們，請不要說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是全市範圍都有的。而是我們將會將其擴大到在全市範圍，但是實現這一目標確實需要時間。我要說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成功實際上對波特蘭警方有很大幫助。實際上，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定

期與所有急救局的主任們會面的原因，因為我不希望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成為一個從一個電話到另一個電話的模式。它不是為了成為從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的第一響應者而創建的。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存在的全部原因是為了隨時隨地照顧人們，並為他們提供最基本的需求服務。有時這需要一個小時，有時需要兩個小時，有時這種持續的互動需要50天。因此，我們必須記住，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並非旨在從一個電話跑到另一個電話再跑到另一個電話。它被設計成為我們街道上受苦受難的人們尋求(幫助)的一種人道的途徑。

主持人：在衡量其成功方面？只是簡單地說說？

喬安妮：哦，是的，我們根據合同與波特蘭州立大學在為無家可歸者服務方面繼續合作，他們從一開始就與我們合作。教授每六個月來市議會一次，向我們提供最新情況。我們進行民意調查，我們採訪那些接受過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救助的人。從影響過的社區所有人那裡得到反饋。

主持人：每六個月更新一次。岡薩雷斯先生，你支持擴大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嗎？如果是，到什麼程度？

雷內：我認為波特蘭街道響應服務的目的是可敬的。對患有精神疾病困擾或成癮的人進行非警察干預，盡可能多地與我們街上的人互動是一個值得稱道的目標。並且有一個類似的縣計劃也已經運行了多年。波特蘭街道響應服務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任何時候我們可以和平地與街上的人接觸，讓他們接受服務，這是一件積極的事情。所以我很欣賞波特蘭街道響應服務的那一部分。我們仍然需要認識到，自從波特蘭街道響應服務被採納以來，那些住在街道上的人數並沒有減少。我們仍然感覺這座城市被其邊界上未經批准的營地所淹沒。所以我認為這只是方案的一部分。對是否應該進一步擴大這項服務，我現在並沒有明顯的傾向。但我一般來說會支持致盡量進行非警察的社會性服務。



主持人：看來你們兩個在那個原則上是一致的。下一個問題，上週六晚上10點30分左右，我遇到了一個有心理健康危機的男人。他在十字路口中間和人行道上尖叫著，一次又一次地把一塊橄欖球大小的石頭砸在地上。他可能會重傷甚至殺死某個人。不到24小時

前，我遇到一個女人在車流中赤腳跳舞，對自己構成生命危險，導致汽車在她周圍危險地進行避讓。所以我的問題是：**你認為誰應該應對這些類型的緊急情況？您認為可接受的響應時間是多少？**

雷內：你說的第一個場景，是有人進行暴力行為，這是對財產或人身的威脅。警察必須成為那裡的第一個乾預。那是為了保護他人，那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城市。你說的第二種情況，如果某人處於精神健康危機中，但沒有明顯構成對他人的威脅，那麼我們想這種情況下先從非警察干預比較合適。

喬安妮：我的想法是波特蘭街道響應服務將是這種情況下最合適的第一響應者。

主持人：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想過在這些情況下可以接受的響應時間是多少？

喬安妮：當然，您希望有人盡快到達那裡。我們的模型給出的理想時間是四分鐘之內。不幸的是，我們目前達不到，因為進入911的電話數量巨大。我會說其中有50%的911電話是舉報那些不受歡迎的人的。所以這甚至都不是緊急情況。但這就是佔用大量911 回應呼叫者時間的原因。當人們打911電話是因為他們看到某人看起來很可疑，或者他們建立了一個露天營地，或者他們正在別人家門口睡覺。我們查看了這些電話記錄，其中大約50% 是為了這個非緊急目的。

雷內：四分鐘似乎是一個合理的目標，但我們現在離這個目標還很遠。

主持人：波特蘭街道響應計劃的回复說，他們從接到電話到到達那裡，平均需要13分鐘。

雷內：我希望我們至少能與其他城市進行911響應時間量化的評估和比較。我的意思，我們不應該簡單就決定我們城市911應該有的響應的時間。我們應該看看和我們規模差不多的其他城市的911響應時間，看看其他城市對這些類型的事件和事情做出反應需要多長時間。



主持人： 所以好吧，我想繼續無家可歸和住房的話題。現在我們將首先專門**討論無家可歸者**。首先是由10名行動不便的人組織起來，起訴該市涉嫌違反《美國殘疾人法案》和《聯邦康復法案》，未能提供行動不便者所說的使用人行道平等權利。原告要求頒布禁令，要求市政府拆除所有人行道上的帳篷和雜物。另外，為那些流離失所的人建造、購買或提供庇護空間。**你對那些因為人行道上的無家可歸者，而無法安全或根本無法出行的波特蘭人說什麼？**

喬安妮： 我完全同意他們的看法。有這麼多人生活在大街這種沒有支持，也沒有安全的地方，對他們來說是不人道的。我完全同意這一點。老實說，我認為我們在政府系統中有足夠的資金。我認為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這些資金去支持無家可歸者。而且我認為我們不僅要投資於永久性住房，而且還必須在市中心和老城區(old town)提供像“right 2 dream too”這樣的營地。有right 2 dream too 營地時候的老城區(old town)是最安全的。這是一個由無家可歸的社區成員管理的營地。我們需要整個城市範圍內，我們需要市政府、縣和大波特蘭地區 (Metro) 看看他們現在擁有的所有土地，允許人們在他們現在沒有正在使用的土地上安全地露營。

主持人： 一會兒我也會和你談談城市土地。但是雷內，如果你想對此作出回應，你對那些因為人行道上有無家可歸人而無法安全或根本無法安全出行的波特蘭人說什麼。

雷內： 是的，我的意思是大眾們太耐心太久了。你知道這些人行道是我們所有居民的共同領域。為此，讓我們的殘疾波特蘭人無法穿越人行道，ADA（譯者註：美國殘疾人法案）要求這座城市為他們提供服務。對自行車愛好者來說，對於由於違法停泊的房車，波特蘭東邊一些街道而無法騎自行車。我們公共人行道給一小部分無家可歸人口霸占。波特蘭市民有權對此感到憤怒，有權要求市政府清理這些物品。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孩子們在上學途中可能經過無家可歸者的露營。我們在小學做調查的時候，用西班牙語打了200通電話。我們收到的最多的投訴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安全地步行上學。所以我們在這方面一次又一次地讓波特蘭市民失望，我們需要重新開始解決這個問題。



主持人：你簡要地談到了這一點，雷內，你談到了**將生活在汽車和房車之外的人重新安置到安全的地方。那麼，你的計劃是什麼？它將如何工作？**

雷內：是的，所以我們首先必須指出，大型庇護所是一種選擇，無論是波特蘭市的多餘土地，還是其他城市土地都必須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我們已經用了太久的時間去解決這個問題；其次，你知道，根據我們每年向無家可歸者聯合辦公室捐贈的可自由支配的資金數量上看，從四千萬到五千萬美元不等，這還只是波特蘭市府給的款額，現在更接近五千萬美元。你知道，在俄勒岡流行的想法是提供住房，尤其是長期住房。我認為我們需要在城市層面將我們的可自由支配資金分配給任何類型的庇護所，其中包括安全的睡眠空間，包括低屏障（譯者註：入住條件要求不高）但盡可能多的高屏障庇護所（譯者註：入住條件要求高，但設施和服務會更齊全）；最後，在波特蘭市當前的環境下，我們一直過於專注於那些最困難的人們，但是我們真的沒能解決那些住房不穩定可能陷入無家可歸的邊緣人群的需求。我真的會優先考慮那些住房不穩定的老年人家庭，如果我們不提供保護，他們可能會陷入無家可歸的境地。

主持人：喬安妮，在你的平台上，您還談到擴大房車和汽車的安全穩定的過夜營地。據我所知，東北部桑德蘭沿線的擬議安全公園場地尚未開放，它只能容納60輛房車，每個車位都需要被推薦，而且是目前唯一的地點。所以我的問題是，為什麼不建立更大規模的站點，任何有車輛的人都可以被推薦？喬安妮，那你會不會建一個巨大的站點，或多個大型站點，足以滿足每個有需要的人？

喬安妮：是的，Dan Ryan 是過去兩年一直致力於安全村（safe Villages）的專員。我在桑德蘭大院（Sunderland yard）裡的角色是與港務局談判，以便我們將一些設備可以放置在港口土地上。因為這是聯邦土地，他們對你能在港務局做什麼有限制，所以這就是我的角色。我是第一個為Ryan專員的安全村提供安置點的人，這就是我所做的。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地方，其實我們需要把每個波特蘭社區的廢棄車輛都收集起來。

主持人：目前有沒有其他我們應該知道的其他安全的公園地點？

喬安妮：我不知道，我一直在等Ryan 專員完成他的遠景計劃。我一直在與縣和大波特蘭地區的同事一起討論其他機會，所以我今天沒有什麼可以宣布的。但我可以告訴你，這些對話還在繼續。



主持人：這個問題來自城市俱樂部成員蘇珊·科林和大衛，無論是住在房車裡還是在人行道或者公園上的帳篷裡露營的人，**對那些拒絕去我們提供的安全地點的部分人群去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喬安妮：所以當市長繼續清理街道時，我了解到的是，當我們說有20人接受了庇護時，但故事的另一面是，這只是那個晚上。因此，如果你拿走了人們的露營的東西，並給他們提供了一夜的床，那麼第二天早上他們仍然無家可歸。正如我們在整個城市看到的那樣，我們所做的只是將人們推向街區，而不是給他們一個安全、乾淨的地方，讓他們可以留下來，找出生活的出路。

主持人：我們假設一下，如果不是為了過夜，如果是永久或半永久的住房安排，他們仍然拒絕去怎麼辦？

喬安妮：人們拒絕去庇護所的原因有很多。作為在“人道解決方案”（譯者註：Human Solutions，一個非營利組織）董事會工作了14年的人，我們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住房。我可以告訴你很多原因：有時你不能帶你的寵物。如果你有一隻寵物，那就是你所愛的，對吧？有時候，如果你是一個母親，如果你有一個超過一定年齡的兒子，你不能把那個兒子一起帶到庇護所。所以我們不能只是說，如果有人說他們不想搬進去住，我們必須理解為什麼。是否有什麼限制條件我們需要取消掉，以便我們可以幫助他們住在一個安全、溫暖、乾淨的地方。

主持人：好吧，這個限制可能包括寵物。

喬安妮：它可能包括寵物，它可能包括一個超過一定年齡的不同性別的孩子，他們不能把孩子帶進庇護所。所以有很多原因。我不會僅僅因為有人說不想搬進去住，就認為他們不

想要一個溫暖乾淨的地方。我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他們說不，這是為什麼呢？我們可以幫助他們消除的限制因素是什麼？

雷內：我們需要將各個方面聯繫起來看，不能把無庇護人口和其他問題割裂開來。在那種環境中，我們有各種各樣的人。這個討論中經常使用的單親媽媽的例子。我們絕對應該尋找方法來滿足他們當前所需。令人欣慰的是，市裡面很多地方在為這部分人口提供住所方面做得很好。在另外一個極端，無庇護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在我們無庇護營地裡從事可怕的犯罪活動，他們有時會利用我們的同情心，如果他們不搬離，他們需要面對刑事司法系統。介於兩者之間的是那些困難的，患有某種形式的精神疾病或對拒絕為成癮提供服務的人。我認為，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必須繼續平衡我們的期望值，他們必須與我們的期望值在某個地方達成一致。作為一個社會，他們必須向前邁出一步，我們將努力在兩者之間的某個地方達成一致。所以一定要全面看問題，而不是一刀切的做法。但如果你在未經批准的營地從事犯罪活動，你必須搬離，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將面臨刑事司法系統。

主持人：只是為了請你詳述一下，以防萬一我在這裡誤解了，你會在某些情況下把在城市街道上露營看作是犯罪？

雷內：讓我們說清楚這一點，自1981年以來，在波特蘭市民如果睡在未經批准的營地是非法的，這是波特蘭一直就存在的法律。我們只不過受到俄勒岡州法律的第九巡迴法院限制，限制我們執行現有法令的能力。所以這不是新法律，這是現行法律。對我們的挑戰是在執行的時候，你什麼時候完全依法行事，還是怎麼樣。還是要說全面看問題，我們看到一些人在我們合法營地做著非法的事情，對這些人，我們絕不手軟，我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不打折扣地執行禁令。對於家庭，對於其他正在掙扎的人，我們試圖採取折中的辦法滿足他們的需求。

主持人：觀眾們看到博伊西裁決（譯者註：無家可歸者不能因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睡覺而受到懲罰）適用於那些的確沒有地方可去的無家可歸者。但是，如果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很多波特蘭人都想知道，那又會是怎麼樣？您的方法是什麼？

雷內：你必須去庇護所，否則你將面對刑事司法系統。與此同時，我們希望評估人們對這些庇護所的合理擔憂，並繼續改進這些庇護所。

喬安妮：我要說的是，我們需要確保我們有庇護所來滿足各種不同的需求。提供人們需要的住房。對於那些不想要庇護所的人，老實說，與我交談過的無家可歸者中有80%都希望有一個安全溫暖的地方睡覺。另外20%的人，由於其他問題，可能需要一種酒精藥物治療，當然芬太尼對街上發生的一切都起到了巨大的影響，對吧？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的實際上是藥物治療方案，將那些患有毒癮的人置於其中。

主持人：讓我在這裡插進來，因為這是我的下一個問題。喬安妮，您認為**我市在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和藥物濫用治療方面應該，如果可以的話，發揮什麼作用**。您的願景是什麼？

喬安妮：所以你知道我們有三級政府。我們有州政府，縣政府和市政府，市政府實際上負責基礎設施。因為有這種迫切的需求，市政府出面成立了一個聯合辦公室。但是所有用於心理健康治療，酒精和毒品治療的錢都進入了州政府，進入了縣政府。我們需要的是與縣政府建立更好的關係，以確保當這些資金進來時，他們會將其投資給最需要的人。

雷內：是的，總的來說我同意喬安妮的描述。你知道，提供成癮或精神疾病服務並不是市政府的主要責任。不幸的是，當這些系統崩潰時，市政府首當其沖地承受著這些失敗的壓力。從刑事司法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角色可以是打破硬性毒品交易，切斷波特蘭市獲得這些硬性毒品的渠道。這是市政府的責任。其次，我們目前的服務模式存在著空隙。當你與體內甲基安非他尼和芬太尼毒性非常高的人打交道時，至少對於立即的緊急干預而言，目前在波特蘭市沒有好的地方可以帶他們去。縣政府和市政府正在共同開展一個名為Beacon的項目，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認為對於緊急干預，市政府將繼續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對於真正的藥物治療或成癮治療和精神疾病，我們必須繼續大聲疾呼，並與其他政府機構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

主持人：我們將討論**領導力，專業精神和個人責任**。雷內，這個問題是給你的。你在上訴你正面臨波特蘭小捐助者選舉計劃77,140美元的罰款。負責選舉的官員說，你每月為你的

競選辦公場所支付250美元，他們說你的競選辦公場所的公平市場價值是每月6,900美元。你的競選活動的一位發言人告訴KGW，你不同意這個說法，認為“市中心的慘淡狀況”，“房東迫切需要任何形式的資金回報”。選舉官員說你的**競選活動的行為違背了小型捐助者計劃的全部意義**。你是否相信適用於每個人（包括所有競選活動）的相同規則也應當適用於你？

雷內：絕對的。你知道我是波特蘭東區人，過去20年我一直在那裡。當我們在這次競選中出現時，看起來我們將有很好的機會進入終選，我們在市中心贏得這次競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市中心正面臨著一些非常獨特的挑戰。在我們面臨高犯罪和無家可歸的雙重困難中，房東現在無法找到商業方面的承租人來填補街面樓層的空置房。所以這些法律規則絕對適用於我。我們現在與市政府在解讀這些規章制度方面存在分歧，這就是目前的情況。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分歧，它不是一個對與錯的問題。

主持人：所以從這一點來說，這是否意味著，我猜想接下來對於你來說會發生什麼？如果市政府拒絕了你的複議請求，你接下來的打算是什麼？

雷內：我們將提出上訴。根據法律顧問的建議，我們將提出上訴。如果上訴失敗，我們將繼續完成來自第三方的評審。如果確定我們需要付款，我們將付款。

主持人：哈代斯蒂女士，給你的問題。我想問關於你的大約16,000美元的個人信用卡債務的問題。你以前談到過這個。當你今年春天沒有在法庭上出現時，你稱之為個人失敗。你說你承擔全部責任，這不會影響你的專業職責。所以我的問題是，從那時起，你是如何對你所謂的個人失敗負責的？發生了什麼變化？

喬安妮：變化的是，我正在償還我的債務。當然，那筆債務來自我的第一次公職競選。因為作為一個從未賺過很多錢的人，我用我的信用卡，幾張信用卡，去資助了我的競選活動。那是最後剩下的那個，我正在為此付款。



主持人：現在你們**每個人互相給對方提出一個問題的機會**。這是辯論中我最喜歡的部分之

一。要求是你們每人提一個問題，並把問題控制在大約20秒，好嗎？被問到的候選人將有大約60秒的時間來回答。喬安妮，你先向雷內提出你的問題。

喬安妮：好的。雷內，據我所知，你創辦了一個名為ED 300的組織（譯者註：俄勒岡州家庭團體致力於迅速重新開放學校的組織），它似乎支持全州學校董事會的極端候選人。您是否支持貴組織在這個選舉中支持的極端候選人？

雷內：ED 300 在這個選舉中不支持任何候選人。我相信去年5月，我們支持了那些致力於重新開放學校並恢復兒童參與藝術體育活動的候選人。我們是兩黨支持的，我們不在乎黨派。最重要的是他們提供並致力於讓孩子們獲得他們需要的教育環境、體育和藝術。

主持人：雷內，請向喬安妮提出你的問題。

雷內：喬安妮，在你的任期內，你一直非常不願意強制拆除那些未經批准搭得帳篷，直到有足夠的住房和足夠的其他服務可用。你還堅持這樣嗎？你認為波特蘭人應該等多久才能解決城裡未經批准的露營問題？

喬安妮：嗯，聯邦法院已經裁定，在我們有地方安置人員之前，沒有未經批准的營地的問題。我感到震驚的是，我們每天都有人在街上受苦，沒有一個溫暖的安全地方可以躺下，我將繼續倡導為所有人提供全面人道的住房方案。



主持人：我們現在要轉到城市俱樂部成員對候選人的提問。KGW 審查並從提交的問題中選擇了這些問題。我很感激你門的合作。所以我們將從波特蘭市中心開始。最近據報導，本森酒店因安全問題失去了一位主要的企業客戶，另外三家酒店正在進行停業關閉程序。大商家，不僅僅市中心，比如Lloyd的商業區，正在搬到郊區去。我們從一個接一個的企業那裡聽到這種情況。他們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找到讓當地人和遊客都回到市中心的策略**。最近在這方面看到了一種方法，波特蘭警方在周末晚上有一個專門小組會在老城區巡邏，並可能關閉平時問題繁多的一些街道和停車場。所以Josh和Matt都問您**如何改善市中心的商業環境使其成為一個更具吸引力和更安全的企業經營場所？**

喬安妮：我會說，我絕對同意改善波特蘭市中心，將再次變得充滿活力，如果這座城市與我們的政府合作夥伴合作，停止購買大量正在搖搖欲墜的市中心房產，它將變得充滿活力。我們可以買下它們，將它們放入公共土地信託基金，並開始確保我們以該地區收入中位數的60% 建造住房和商業空間。現在音樂家、創意人士等，他們負擔不起在一個我們熱愛的、讓我在波特蘭待了30 多年城市裡的生活費用，我很想看到創意人士在我們的城市及周邊地區，我想看到我們在市中心做多戶住宅，上限是我們地區收入中位數的60%。因為現在有很多人在這個城市為我工作，他們再也負擔不起住在波特蘭市的費用。明年租金上漲時情況只會變得更糟，預計上漲約為40%。這是巨大的，這將對我們社區中更多無家可歸的人產生巨大影響。

主持人：你說租金上漲40%？我可以問你從哪裡得到的數據？

喬安妮：是我聽到的，實際上，很抱歉我引用了一個報紙頭條登出來的，說一位婦女她住在一個據說是受限制的低收入公寓裡，每個人都會漲40%。14.3% 是租金可能會全面上漲的數字。對，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一間臥室，他們的租金是1,600美金，如果租金上漲14%，同樣的一間臥室就要每月1,722美金。

主持人：雷內，您的希望是改善市中心的商業環境，使其更具吸引力。這也是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來經營企業的問題。

雷內：改善市中心分為一些短期計劃和長期的計劃。首先，我們必須穩定那裡的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犯罪和無遮蔽不受歡迎的露營。這會是全市範圍內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如果人們在輕軌火車上感到不安全、在進入城裡的路徑上感到不安全，或在市中心感到不安全的話，他們就不會去市中心。所以，從根本上說，我們必須盡快讓市中心變得安全；從長遠來看，新冠大流行後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可能會發生重大變化。看看目前市中心的辦公室和多戶家庭住宅的組合，我實際上認為這是我們考慮長遠規劃的一個好主意；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讓我們的藝術和體育在市中心得到充分保護。他們吸引很多人進入城市，我們需要讓他們運轉起來並100% 運營。



主持人：在商業方面，我們有來自Erica 的跟進。她寫道，**小業主**和那些可愛的地方由於大型露營地、不衛生的條件和圍繞它們的犯罪而失去了可觀的收入。**你會支持補償他們的收入損失並減少稅收，以便他們能夠維持生計嗎？** 雷內請講。

雷內：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來使我們的小業主群體穩定下來。我以前沒有想到或聽說過這個（補償或者減稅）的想法，所以讓我先考慮一下。但是看看我們的小企業向城市支付的費用，他們向市政府直接繳納的稅，考慮到小企業目前的危機，我認為政府真的要繼續發揮創造力，馬上減輕小企業在城市生存下去的負擔應該提上議事日程。

喬安妮：我認為我們應該想辦法幫助小企業生存和繁榮。我也沒有聽說過這個想法。還沒有人把這個想法帶到市議會。但我確實認為我們必須要有創意。但是當我們說小企業時，我想非常明確：當我說小企業時，我指的是員工人數在20 人以下的小企業，這確實是波特蘭市的命脈。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把大企業和小企業放在一起。所以當我說小企業時，我指的是20 名及以下的員工。



主持人：我很快就以同樣的方式談論市中心和這裡的經濟。目前市府還沒有要求自己僱員在城裡上班或回到辦公室工作。威拉米特周刊報導說，一些人表達了恐懼（譯者註：擔心被要求回去上班），一位在城裡上班的人說，“為什麼在城裡上班的員工有責任讓一個危險、不安全的市中心恢復活力？”。**你認為市府應該以身作則，要求員工全職返回嗎？如果不是，為什麼不呢？**

喬安妮：我相信自從新冠疫情以來，這個世界的工作模式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已經了解到，有些事情我們可以網絡遠程做，有些事情我們需要到辦公室親自做。我認為市政府就像大多數主雇主一樣，將繼續採用混合模式。問題是，一個星期人們到在辦公室上班幾天是合適的？如果只是討論政府在市中心工作的員工，那大概只有2,000人。

我們作為市議會尚未決定員工幾天回城市上班是合適的。我可以告訴你，我的辦公室的員工每週在市中心工作是兩天。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步行穿過市中心。對於有些人說市中

心現在沒有生機的言論，這和我上個月的經歷不相符。你可以看到市中心的生活有了生機，人們臉上有笑容，大家在開心享受生活。

主持人：只是把人們吸引到城裡，用你的話，是每週兩天是合適的，還是你認為應該是三天或四天？

喬安妮：我認為如果工作已經完成並且做得恰當，那就可以。那現在我們都學會遠程上班。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一年前告訴我我可以坐在我的沙發里管理市政廳，我會說不可能，對吧？但我們實際上已經這樣做了兩年半。所以現在我們正在研究一種不同類型的模式。我認為這種模式是大多數大雇主都在使用的模式，市政府應該沒什麼不同。所以我認為每週兩到三天進城親自上班就可以了。但我還要說，我有很多人為我工作人員，他們從未可以在家工作，比如消防員，自疫情以來每天都上班並且從未間斷。

雷內：我認為它需要從上層領導開始。所以市專員需要每天都在市政廳上班，除非他們出去進行選民互動。我會在我的直接下級中提出這個要求，那就是如果我們在11月獲勝批准我大概可以僱傭四到五名員工，他們必須每天都到辦公室上班，除非他們外出進行選民互動。我不認為在沙發上管理城市對波特蘭市有效的。我想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的城市冷清情況。遠程上班不僅僅是導致我們城市街道（衰敗），而是無法有效地跨局、跨市專員合作。我認為市工作人員需要在辦公室，有時間一起面對面交流工作。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任何在市政廳工作人員定期面對選民（如來市府申請許可證的）的人，我們需要他們大部分時間在辦公室上班。

主持人：喬安妮說二到三天，你有一個數字嗎？

雷內：我認為如果你是說選民服務，那是大部分時間，至少應該是三天；如果你說的是市專員，他們需要每天都在那裡，或者除非他們在現場與選民打交道。

主持人：我這裡有一個跟進的問題。如果您可以將其用一個單詞，或者如果一個單詞太少，則可以用一個句子來描述你在波特蘭市中心走一走感覺如何？

雷內：在市中心還是很開心（happy），我還是很開心（still happy）。

喬安妮：謹慎樂觀 (cautiously optimistic) 。



主持人：我們現在要談談住房，這個問題來自艾米。她寫道，波特蘭有數以萬計的住房單元短缺，我將從最近的紐約時報一篇關於Starter Homes 的文章中添加一些額外的背景信息，它指出，在波特蘭一塊地皮需要十萬美元，加上的許可證約四、五萬，砍掉一棵直徑36 英寸的松樹要再花費16,000 美元。這是來自《紐約時報》的“在這樣規劃下建造的住房基本已完全無法讓我可以支付”。這是賈斯汀·伍德告訴報紙，他是Fish Construction NW 的所有者。那麼，您能否回應賈斯汀關於許可和法規的評論以及艾米的問題，即您**將如何鼓勵在所有級別負擔水平上進行更多的住房建造？**

喬安妮：所有級別的負擔能力，這是什麼意思？

主持人：是這麼提問的，您將如何鼓勵在各種不同負擔承受能力的情況下進行更多的住房建造。所以我想應該是適合低收入者的、適合中產階級家庭，等等。

喬安妮：現在已經是波特蘭的第三任市長在繼續改革許可證申請程序。每位市長都將其作為重中之重。Dan Ryan 專員和Maps 專員在改革許可證申請方面已經做了相當一段時間。我可以告訴你，每個波特蘭人都有一個共同點，無論你是房主還是小企業主，許可程序在波特蘭市完全不可理解，它需要的時間太長了。事實上，我記得我們早期進行的一項改革，一位開發商告訴我，通常需要兩年時間；而當我們對其進行改革後，他現在花了三年時間才完成這個過程。老實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完成手續過程會這麼困難，但是我們現在市府有兩個專員辦公室專注於解決這個爛攤子。

主持人：您如何描述或評價他們一直在做的工作？

喬安妮：我還在等待他們工作小組的結果，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簡化這個過程的。我有開發人員問我，是否可以取消限制，這樣我們就可以快點建造住房。那麼，什麼樣的限制？就像滅火器是一個例子。去年7月4日，我們失去了4條生命，因為他們在一棟沒有

滅火器的舊建築中。對，所以我們不能只是減少限制，我們必須確保我們仍在為每個人建造優質安全的住房。

主持人：雷內，同樣的問題，兩部分，您能否回應賈斯汀關於許可和法規的評論？艾米問你如何鼓勵在所有可負擔水平的住房建造？

雷內：我會按照相反的順序進行。當我們在大約40年前規劃城市增長界限（urban growth boundaries）時，承諾都會增加足夠的住房存量來跟上該地區人口增長，但這個承諾並沒有發生。因此，最重要的是，該市必須非常大聲地向大波特蘭地區（Metro）和我們的其他政府機構宣傳，我們需要在都會區擁有足夠的住房存量，以滿足中長期供應需求。如果你沒有足夠的供應，它就會推高價格。具體城市可以做什麼？我們需要非常有非循規蹈矩地審查我們收取的所有費用，從系統開發費到許可申請費。我強調一下，從中期來看，我們在大都市區或城市的任何地方都沒有建造足夠的住房。這可能意味著應該降低我們作為城市收取的費用，包括系統開發費用。對另外一個問題，當我們談論不同級別的住房時，幾年前我們採用了包容性區域規劃，這是我們試圖推動經濟適用房一個不錯的目標，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很多19個單元的建築項目再次導致市區住房供應不足。我認為我們需要使用獎勵和懲罰措施，以摒棄城市中的單戶住宅和多戶住宅，而現在我們的懲罰措施有點過分，這導致我們沒有達到希望的供應充足。



主持人：讓我們談談十年中的一次**改革波特蘭管理方式**的努力。這正在發生。該提案已由憲章委員會放在了選票上，我們已經看到專員Dan Ryan和Mingus Maps都反對該提案的某些部分。市長似乎也有傾向他們。現在我們知道專員Maps參與了一項我們預計在未來幾天內看到的替代計劃，該計劃最早可能在明年某個時候提供給選民。我們收到了來自城市俱樂部成員Catherine Vadim和Bobby的問題。讓我們從雷內開始。**您會就章程改革提案投贊成票嗎？為什麼或為什麼不？**

雷內：此時此刻我反對。我認為實施起來過於複雜，而且可能過於昂貴。還有一些規定至少在這方面在美國是試驗性的，儘管在國外已經採用了。話雖如此，我認為憲章改革勢在必行。我想和Maps先生最早下週一碰面，一起逐條對比提案和他的方案。比較兩者後在

這一點上做出最終決定。但現在我不同意。

主持人：喬安妮，你在9月7日說你還在親自評估該提案。選票將在不到三週的時間內寄出。那麼您會對該提案投贊成票嗎？為什麼或為什麼不呢？

喬安妮：我想說的是，我非常感謝20名社區成員花了一年時間與數以萬計的波特蘭人討論他們希望如何被政府管理。我作為現任城市專員的工作是為他們提供充分的資金，盡可能招募最多樣化的社區成員，讓他們獨立去做我們實際要求他們做的工作。我覺得任何民選的領導人在選民還在進行對方案的了解的時候，就傲慢地離開並製定自己的提案，這是對這20名社區成員的努力非常不尊重。我認為民選領導人不應該試圖以某種方式影響人們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投票贊成或者不贊成，我不會告訴你。我有決定，但我不會透露。因為我尊重憲章專員花在與社區人們溝通上的時間。我真的很興奮，我們圍繞憲章變更進行了很多令人興奮的社區對話，而且我不希望我是否同意或不同意而影響結果，以及影響人們如何與這個提案的互動。

主持人：如果選民拒絕了憲章改革提案，你是否會幫助支持一個更明智的選擇？您將如何在當前系統不變的情況下使其更加有效和高效？

喬安妮：我只想說，如果選民認為這不是他們正在尋找的改革，我將與社區中的同事合作。因為老實說，這不是關於民選領導人的想法，應該或不應該發生的事情，而是公眾認為應該或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所以我要做的實際上是評估、並與選民討論你喜歡哪些部分以及你不喜歡哪些部分？然後實際上會在波特蘭市的每個街區召開一系列社區會議，直接聽取選民的意見：他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我不會傲慢地認為我可以坐下來寫一份提案，然後將它發送給選民。不，我希望選民以某種方式幫助我構建它，這實際上是他們會支持的東西。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將是明年11月我們準備好之前就可以了。

主持人：您會與您的同事、其他專員和市長就可能提出的問題進行交流嗎？

喬安妮：絕對，絕對。我總是和我所有的同事一起工作。

雷內：我認為波特蘭人正在呼籲改變我們的政府形式。我們有一個非常陳舊的模式，需要

進行重大修改。所以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絕對是的。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們需要把100%的精力關注於解決波特蘭目前的危機和城市宜居性。如果我們能夠100%關注這些問題的話，我們的工作就算是部分有效了。波特蘭的宜居性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挑戰，應對這些挑戰必須是我們每一天的核心工作。第一個問題是犯罪和無家可歸。第二個問題是有時我們的市政廳會給出很多讓人難以理解的言辭，這些言辭讓人覺得市府專員們不能相處融洽，市府專員們必須要齊心協力應對這些挑戰。第三我認為城市不能在真空中運行。我們必須要同縣和州一級的其他政府夥伴合作，這需要花些功夫。儘管我們並不總能事事達成一致，但是我們有時必須要同外界合作。波特蘭同其他的政府機構好像和不來，我們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來改變這一狀況。最後，在目前的這種政府框架下，市府專員需要具有真正的管理敏銳度才能監督政府各部門。因此，我們需要清楚地定義目標，讓人們對目標負責，並儘可能發揮市政府工作人員的聰明才智。

主持人: 我們將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到問答時間了, 喬安妮, 你會如何回應那個同市府專員相處不合的看法? 你會如何同其他的市府專員相處?

喬安妮: 對於雷內說的一切我感到很困惑, 我同市議會的每個人都能友好相處, 同聯邦委員會, 州級, 和波特蘭都會區的人也一樣能友好相處,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都支持我。我不明白雷內為什麼要這麼說, 也許是因為我的說話風格一向直接而令有些人不舒服? 有的人喜歡那種繞著彎子的說話風格, 但我是卻是那種直接清楚的風格, 我自己並不覺得有任何不好。

主持人:雷內, 你能否回復喬安妮剛才提到的問題?

雷內: 舉兩個例子: 1) 我們如何平衡公共安全與警察問責制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2) 喬安妮與警方的互動有時候似乎非常不專業。確實, 從外人的角度看來, 他們的互動非常不專業, 這種不專業的確傷害到了政府。當Mapps先生提出另一種政府改革的提案時, 喬安妮對Mapps先生的攻擊非常私人化, 我指的是這個事情。

主持人:你有什麼要回應的嗎?

喬安妮：我說的是這位民選官員提出的提案要替代那個來自於20位社區人士花了一年時間同數以千計的波特蘭民眾交談後提出的提案是一種傲慢的表現，我是這樣對他說的，我也是這樣對媒體說的，這就是我所說的我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

主持人：請回應你同法律執行機構和波特蘭警察局關係不專業的看法

喬安妮：Gonzalez 先生的話太隨意了。我在波特蘭市警察問責制這一問題上已有30年的工作經驗。早在我開始在市政府工作前我就倡導警察問責制，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在市政府工作時就了解波特蘭警察局所需要的改革。我曾與10位警察局長和6位市府專員共事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有優秀的警察局長和糟糕的警察局長，但我一直支持他們，僅僅因為我們之間有過不舒服的談話並不意味著我不支持他們，我一直在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並確保警察給我們每個人提供同樣的服務。



主持人：好吧，我們的對話始於警務問題，對此話題的談話我們就到此為止。這裡還有幾個問題需要你們回答，非常感謝！丹尼爾提了一個**關於多元化的問題**。他說當波特蘭政客們談起多元化的話題時，他和他的家人及有色人種朋友普遍感到沮喪，因為那些談話都非常形式主義並假設所有的有色人種都會支持許多波特蘭白人所持的社會變革觀點。他想知道你們會做什麼來確保不同的觀點被聆聽，尤其那些和安全問題和商業機會相關的觀點，如果你們的看法和你們聽到的觀點不一致的話，你們會怎麼做？

雷內：我經常從黑人和棕色人種以及亞洲商業領袖那裡聽說，人們常常假設他們的看法常常同白人社區的變革看法一致，他們通常不會擔心其他種族所擔心的事情，事實並不是這樣。他們也同樣擔心公立學校的質量，城市是否安全，配偶和孩子的安全是否得到保障，是否有生意機會，是否能夠在城市養家糊口。我認為近年來其中一個了不起的事情是我們已

經認識到這座城市現在所面臨的挑戰, 這些挑戰已經把一些人團結起來。無論你的種族背景是什麼, 我們要團結一心度過這個歷史上非常困難的時期, 我們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 我認為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有時會聽到一些政治言論讓人感覺家庭和小企業主的聲音是最後才被聽到的, 這是種族主義的一種表現。讓我們把門打開, 也許那些叫得最大聲的人並不能代表本身就很多元化的族裔的大多數人的立場。

喬安妮: 我認為有時這座城市對黑人土著和其他有色人種需要或想要的東西的解釋是非常膚淺的, 因為我認為我們沒有花時間進行更廣泛的溝通。現在不像新冠疫情之前我在波特蘭市的每一個地方都舉行了會議, 因為這是我做出的競選承諾。現在我們正在擺脫新冠疫情, 我打算再次那麼做 (進行更廣泛的溝通)。我喜歡與認為我跟他們意見相左的人們進行對話, 因為我發現我們大多數人的共識比我們之間的不同觀點要多得多, 無論種族、性別或類似的這些不同。以前在這座城市只有五個團體基本上是從波特蘭市獲得資金的, 而由於我在新冠疫情期間的領導, 我們確定了144 個新組織可以使用到城市資源, 因為他們也在做著了不起的社區工作。但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 他們實際上不會得到這些資金支持, 所以是時候真正找出是誰在做這些基礎工作了, 這就是我和我的辦公室做的。



主持人: 我在這裡快速插入一個, **你是否投票支持110 號法案, 以及是否支持廢除它。**

喬安妮: 我確實投票支持110 法案, 但在我們完全實施110 法案之前, 我不會投票廢除它。我們正在等待的部分是讓這些收入流入當地社區,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全州範圍內建立起治療系統。

主持人: 打斷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這項法案不能真正實施的話, 你可能會考慮廢除它?

喬安妮: 是的, 如果我們不能做到之前對治療系統設立的承諾的話, 我會考慮廢除它。

主持人: 好的, 雷內, 請講。

雷內：我投了贊成票，而且我現在不會投票廢除它，但我們需要認真審視其失敗的實施和意想不到的後果，並很快重新評估這是否讓俄勒岡州走在正確道路上。



主持人：讓我們來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波特蘭經歷了很多，我們的許多居民精神都受到了傷害和破壞。我們**需要市議會來幫助治愈並幫助創造更光明的未來。你將如何確保未來四年不那麼有爭議、不那麼分裂、不那麼不友善，而是更具凝聚力、更和平更有希望。**

雷內：我認為有兩個維度。當你處在市政廳領導層時，你使用的語言，你如何應對壓力大的情況，你如何應對社交衝突，這些很重要，（因為）你的聲音在那裡被放大，所以作為市政府專員，能夠盡可能多地從情緒激動的時刻退後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你知道新冠大流行確實擾亂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撕裂了城市的社會結構。它擾亂了我們獲得藝術、體育、精神組織以及經濟發展的機會。我認為我們近年來在波特蘭看到的一些憤怒是對此的直接反應。所以我們大家可以集體做的就是重新承諾一起重建我們的城市。我認為如果大家有積極的出路，將解決很大一部分問題。

喬安妮：我非常同意波特蘭市需要治愈，我很驚訝我們還沒有花時間去做。我一直在敦促我所在市府的同事們，我們應該為那些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時做了遠遠超出了本職工作要求的市府工作人員慶祝。我的意思是我看到了我以前從未見過的創造力，我想為此鼓掌。我認為我們應該進行社區療愈，事實上我們已經為此投入了一些資金。今年夏天，全市有幾個項目真的是為了讓一個社區團結起來療愈。這麼多年的白人至上活動讓人們生活在恐懼中，之後又面臨著槍支暴力的增加，我們確實需要弄清楚我們如何集體治愈。我想告訴你，我所知道的是，我們大多數人都想要同樣的東西，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在學校茁壯成長，我們想要生活在安全的地方和乾淨的房子裡，我們希望能夠在經濟上持續下去，我們都希望這樣，我認為我們在開始的時候犯了一個錯誤……（譯者註：時間到了）



主持人：我們現在將進行**結束髮言**。你們每個人都有兩分鐘的時間。

雷內：我想再次感謝城市俱樂部為今天的這場辯論提供了平台，感謝主持人和喬安妮跟我一起進行了這次有益的討論。我將重申幾句話，然後談談波特蘭的未來。在我看來，我們的城市波特蘭確實處於是否宜居的危機之中。我們對由未經批准的露營所帶來的挑戰未能給出明確的說法，從而導致了犯罪叢生。我們需要清楚地解決這些問題，明確定義並以數據說話。我們還需要從中抽離出情緒，進行對話，進行分析，但不要以憤怒為主導，而以冷靜為主導，更廣泛地收集對這些問題的分析。當我們期待未來，新冠大流行可能會對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產生永久性的改變，但這並不意味著2019年的某些方面不會重現。但我們可能正處於真正談論未來20年的時刻。這與過去20年不同，這對波特蘭這樣的都市來說既是巨大的風險也是機遇，為這座美麗的中心城市，我們已經在城市核心區投入瞭如此多的資金。我要告訴你的是，我們需要依靠我們城市的一些美麗所在繼續前行，我們從前輩那裡繼承了美麗的公園，致力於多用途的道路包括自行車道、公共交通，這些是我們城市的重要元素。當我們定義未來城市應該是什麼樣子時，我認為我們不會放棄我們曾有的公民參與的歷史，那是一個有禮貌的城市。大多數時候，這些都是我認為我們應該擁抱的過去並繼續前進。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在定義城市時以家庭為中心，我們想建立高質量的公立學校，有時我們做到了，有時我們沒有。但我想告訴你的是我們必須騰出空間來定義我們想要的波特蘭，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我們曾經繼承過的所有美好的事物。

主持人：好，時候到了，謝謝雷內。喬安妮，請開始你的結束髮言。你有兩分鐘時間。

喬安妮：非常感謝，再次感謝城市俱樂部今天的邀請。我想讓你們知道的是，我已經完成了你們派我到市政廳去做的工作。我對您對住房和無家可歸的擔憂感同身受，我將繼續與我的同事合作，確保波特蘭市的每個人都有一個安全的居所。除此之外，我們知道我們必須減少槍支暴力。我們知道，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社區安全系統具備成功運作所需的條件。我是你派我去市政廳的戰士，我為你而戰。我已經成功地為你而戰，這就是波特蘭街頭響應計劃的產生。波特蘭響應計劃是我們一百年以來的第一響應系統中的第一個變化。您還將看到即將推出的警察問責措施。明年這將是另一個系統性變化，這將造福於波特蘭幾代人。擔任波特蘭市專員是我最大的榮幸，我希望您知道我對我們的未來充滿希望。我充滿了希望，我們將共同努力，確保每個波特蘭人都能在新冠大流行之後重返賽場並茁壯成長。我希望不要害怕，因為我知道希望能讓波特蘭以一種我們都可以為我的工作而感到自豪的方式帶回來。我將帶來的另一件事是確保我們擁有多種交通方式，確保人們可以在

這座城市四處走動而沒有成本負擔。在這場競賽中，沒有人像我那樣在聯邦，州和區域各級建立關係。我請求你，我鼓勵你投票把我送回市政廳去繼續工作。謝謝你。



主持人：謝謝你，喬安妮·哈迪斯提專員，謝謝你，雷內候選人。對你們的到來表示感謝。到這裡，2022年波特蘭KGW市議會城市俱樂部的辯論就要結束了。我們感謝兩位候選人對會員提出的問題進行發言，並感謝城市俱樂部為波特蘭居民提供了前排座位。這意味著現在一切交給你們了，眾人矚目的選舉日是11月8日星期二，記得在那天晚上的郵戳截止日期之前投票。如果您錯過了今天辯論的部分內容，我們將從今晚開始在KGW和kgw.com上的Straight Talk特別版中為您同時帶來電台和在線的精彩內容分享。感謝加入我們。我是代表KGW和波特蘭城市俱樂部的David Mulco。祝大家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別忘了投票！

聲明：翻譯工作由一組社區義工完成，他們已經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證中文譯文與英文原文完全一致，如有出入甚至意思理解錯誤，完全是無意的，願意即刻改正過來，和KGW電視台和各候選人無關。謝謝大家的理解和支持。